

乔冠华文集

上

吉林人民出版社



乔冠华文集

乔冠华 / 著

上



乔冠华文集

下



(吉)新登字 01 号

乔冠华文集

著 者 乔冠华
责任编辑 刘慧杰
责任校对 孟 琦

封面设计 张 迅
版式设计 胡学军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5637018
印 刷 者 长春市第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38.5 插页 8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294-X/Z·146
定 价 6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HK70/09

代 序

吉林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乔冠华文集》。这是我多年来的愿望，在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前夕，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当下个世纪的曙光刚刚照耀在中国大地的时刻，这本文集将伴随着新世纪的降临与读者见面。

文集的出版需要一个序或前言。这使我踌躇很久。我搜索着一系列的名字，竟发现能为冠华写序的他的知己已经不多了。弹指之间，时光已无情地把那个时代的一批光彩照人的精英推入了垂暮之年。冠华的这本文集收集的是他在 1939—1946 年之间所写的国际形势评论。像这样编辑出版还是第一次，我的眼前浮现了三位巨匠，他们应当是最好的文集前言撰写人，他们都是那个时期冠华的挚友——夏衍、徐迟、冯亦代。然而，前两位已经作古，而亦代也是多病之体，我又怎能忍心去求他。

无奈之下，只得由我自己的这支拙笔来写一个“代序”。不过幸而冠华自己曾经写过两个序，亦代也

曾写过一個序，我写了一个“编后记”。我相信那三个序已经把这次出版的《乔冠华文集》的背景、内涵以及这些文章在当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十分精辟地向读者作了介绍，因此我和出版社都同意将这三个序连同我的一个《编后记》一起附在篇后。

为了写这篇代序，我又重读了文集中的部分文章，再次为作者的真知远见及其澎湃的热情所感动。近年来，常听人们感叹何时再出乔冠华这样的人才，也有人称他为“奇才”。然而，我和冠华共同生活十年，深感虽然他的才华横溢是无可置疑的，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更是他成功的根本。冯亦代同志说冠华的这些文章曾经“教育了一代年轻人”而那时他年仅27岁，栖居在香港《时事晚报》社楼上的一间窄小得只够放一床一桌的陋室中。然而，亦代说“当他纵谈世界时局时，这屋子简直广袤得像整个地球，哪里有块战争的斑点，哪里有外交上的买卖，都在他那双隐在眼镜背后的眼光中透出来。”“他的床上摊着本牛津版的世界地图，从图上的山山水水里，他用确切的语言谈到了天下纵横捭阖的大势……”由于这些文章材料扎实加上敏锐的思想与犀利的笔触，且文采飞扬，所以每次冠华的国际问题社论发表，香港的读者都会奔走相告。而冠华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使人们能对当时阴暗的时局看到一丝希望的文章，并非仅仅是他的才华。我们更看到他自少年时代起的勤奋。冠华在他自己所写的前言中谈到当1936年，他还在德国土宾根大学攻

读哲学博士学位时，他已看到西班牙战争后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因而他开始研究欧洲战争；而由于战争不可避免地涉及军事，他决心“啃”下十分难读的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虽然军事科学并非他的必修课程。同时他还研读了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冠华自己说，因为有了这段背景，所以当欧战爆发时，他才有可能把它同过去的战争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在这本文集中读到的文章正是发生在这个历史时期，因而文章能够这样确切地指点天下大势，自然也是由于作者孜孜不倦熟读诸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众多经典之故。

文集给我的另一种强烈感受是作者的激情。政论文章给人的联想是理性化的一种文体，一般读起来比较费力。然而乔冠华的政论却是用诗人的激情写成的。很多文章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感人至深。这里我想以作者在1939年7月14日为纪念法国大革命150周年所写的《150年来争民主的浪潮》一文为例。文章是这样起始的：

冬天如果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

诗句引自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这著名的诗句一开始就把人们的情绪带入激情的境界。文章的主

题是揭露当时正在欧洲猖獗的法西斯的本质，阐述它与民主制度的势不两立。作者用散文的笔触开始了他的论述：

“150年前的今天——1789年7月14日，巴黎。这一天早晨9点钟以后，从巴黎城的每一条地道下，发出那巨大的历史的雷声：‘到巴士底狱去！’众所周知，巴士底狱是在这一天被打破了，那中世纪反动的堡垒。

从这一天起开始了那光荣的法国大革命。欧洲，不，全世界从这一天起走上了一个新的历程。那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大书在巴黎城的城墙之上。”

我相信这段文章的起始使我们已经进入了以争取民主为其中心任务的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的画面，不由得随着作者诗人般的情感去探索这场大革命的真谛及其对欧洲反动势力的鞭笞。

文章的结尾以同样的激情论述了在1939年纪念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于法西斯之本质，它和民主势不两立的所在以及它为什么能威胁全世界的理由。现在法西斯的魔手在到处伸展，从伦敦到纽约，从芬兰到阿根廷，

民主是在惊涛骇浪之中；而由法西斯所必然产生的战争的威胁，则笼罩着欧洲，亚洲正有着四万万人和东方法西斯在苦斗——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我们才能够深切的理解：在今天来纪念法国大革命的 150 周年，是有何等严重的意义。150 年来，时代变了，但是斗争的口号却仍旧是 150 年前的今天在巴士底狱门口叫出，在巴黎城墙上写出的那一个：民主！”

此时，雪莱的诗句又一次回响起来。文章是这样结束的：

“自然，斗争的环境是艰苦了，而且这黑云一时还不能退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中往往是数十年如一日，而且——

冬天如果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这篇文章总共只有 2 500 字左右，它却能深深地打动读者。如果在 1939 年的 7 月还有人没有看到法西斯的魔影，我相信这 2 500 字的短文会向他们敲起警钟；而对于成千上万正在与法西斯作斗争的民主战士，则雪莱的诗句会给他们以极大的鼓舞。

如前所述，《乔冠华文集》收集的是乔冠华 1939—

1946年期间的文章，也就是他26—33岁青年时期的作品。尽管如作者自己所说，这些文章难免有不成熟或观点不完全准确之处，但从这近80万字的作品中还是深感作者闪烁的智慧及独特的写作风格。同时，从这些早期的国际问题评论中，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一个未来杰出的新中国的外交家正在形成，我们也不难懂得了乔冠华日后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他的名字已载入世界外交史册绝非偶然，绝非一朝一夕的功夫。他的成就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他自己信仰的满腔热诚，也源于他半个世纪的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他精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其知识之渊博确非常人所能及。我相信出版乔冠华的这些早期作品对于我们当前致力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和外交人员都是十分有益的。

岁月匆匆，当这本《乔冠华文集》问世时，它的作者乔冠华已经离开我们整整16年了。我不禁想起当年在他已经癌症复发时还夜以继日地亲自编辑他的文章的情景。他为《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所写的序是他口授，由我笔录的，因为那时他已无力自己动笔。冠华在他逝世前的10天左右还在医院的病房里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杨学纯同志认真探讨最后几个问题。在他逝世后，老杨对我说他万没想到，那次医院谈话时，冠华已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谈起文章，他是那样的神采飞扬，老杨以为他只是伤风感冒来住几日医院。当时的情景，至今想起，令我心痛，令我钦仰！我只

能以编好冠华尚未来得及完成的其他文集来实现他的遗愿。

乔冠华生前敬佩鲁迅先生。他在性情方面可能也有与鲁迅相近之处。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但也易得罪人。他实践了与鲁迅先生共同的一个生命原则，他们的一生都是人民的孺子牛，他们吃的是草，而给予人民的却是营养丰富的奶汁。冠华一生没有为自己积累一分一毫财富，他真正是一生清白，两袖清风。记得我们结婚，他搬来我家的全部“私人财产”是很多箱的书籍，其他的一切都是外交部配备给他的，甚至连同他出国的服装。而当他离开人世时，同样地没有留下一分一毫的物质财富。然而，他所留给人们的精神财富却是极其丰富，难以衡量的。现在出版的这部文集以及尚未整理出版的由他执笔的大量政论、社论及重大外交文件都是乔冠华 70 年无愧无悔人生的真实写照。它们的光辉是永远不会泯灭的。

冠华生前没有留下遗嘱。他在生命的最后留下的遗言是文天祥的著名诗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曾用下面这段话结束我过去写的一篇“编后记”：“冠华国际述评中的每个字，每句话正是他那一片丹心所浇灌出的朵朵红花，我愿代表他把这充满激

情的花束献给广大读者，献给冠华倾心热爱的人民。”

我愿重复这句话来结束这本《乔冠华文集》的代序。

章含之

1999年12月16日

完稿于纽约

目 录

1939 年

国际新动向

——论英苏接近

(1939 年 3 月 5 日) (3)

地中海的暗潮

(1939 年 3 月 5 日) (6)

万目睽睽下的波兰

(1939 年 3 月 7 日) (9)

谜一样的马德里

(1939 年 3 月 13 日) (12)

捷克事件的意义

(1939 年 3 月 15 日) (16)

再论捷克的分裂

(1939 年 3 月 16 日) (20)

捷克解决了以后

(1939 年 3 月 18 日) (24)

罗马尼亚的煤油

(1939 年 3 月 20 日) (28)

欧洲东线无战事

——论捷克分裂后的欧局

(1939 年 3 月 23 日) (32)

英国远东政策和历史的危机

(1939 年 3 月 26 日) (37)

波兰动员

(1939年3月30日) (42)

争自由的旗帜在西班牙倒下了

(1939年4月1日) (46)

国际政局的新起点

——从波兰经过地中海到中国

(1939年4月3日) (50)

意大利觊觎下的阿尔巴尼亚

(1939年4月5日) (54)

张伯伦钓鱼未返

——从英波协定到阿尔巴尼亚沦亡

(1939年4月9日) (57)

西叛军加入反共同盟

(1939年4月10日) (62)

将为伦敦忘记了的南斯拉夫

(1939年4月13日) (65)

阿尔巴尼亚沦亡以后的欧洲

(1939年4月15日) (69)

应该是英国人民说话的时候了

(1939年4月18日) (72)

德海军上将过港赴日

——一件不容忽视的策动

(1939年4月23日) (76)

地中海是欧洲近代史的一面镜子

(1939年4月23日) (80)

英大使提前赴德

——新妥协政策的危机

(1939 年 4 月 27 日)	(9 0)
何以希特勒演词这样“和平”	
(1939 年 4 月 29 日)	(9 4)
战舰如云的直布罗陀	
(1939 年 5 月 2 日)	(9 8)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纪念阿比西尼亚沦亡 3 周年	
(1939 年 5 月 5 日)	(102)
张伯伦外交的真面目	
——从希特勒演词到贝克演词	
(1939 年 5 月 7 日)	(106)
德意军事协定	
(1939 年 5 月 9 日)	(110)
英苏谈判的关键与症结	
(1939 年 5 月 11 日)	(114)
东地中海的战略形势	
(1939 年 5 月 14 日)	(118)
英苏谈判与德意同盟	
(1939 年 5 月 14 日)	(122)
延宕英苏谈判的危机	
(1939 年 5 月 16 日)	(134)
马德里的羞辱	
(1939 年 5 月 20 日)	(138)
英苏谈判移到了日内瓦	
(1939 年 5 月 22 日)	(142)
走狗的下场	
——从汪精卫赴日想到许士尼格、	

加沙度和哈查的命运

(1939年5月24日) (146)

英苏谈判未可过早乐观

(1939年5月26日) (151)

论英国工党历史的责任

(1939年6月1日) (155)

英苏谈判的现阶段

(1939年6月2日) (159)

巴勒斯坦问题

(1939年6月4日) (163)

英国的暗流

(1939年6月7日) (167)

英苏谈判与法国

(1939年6月8日) (171)

英苏谈判与美国

(1939年6月8日) (175)

暗流的表面化

(1939年6月11日) (179)

英苏谈判中的其他问题

(1939年6月24日) (183)

胜利游行以后的西班牙

(1939年6月25日) (186)

英苏谈判搁浅的责任

(1939年6月28日) (190)

妥协政策促进欧洲的新危机

(1939年6月30日) (194)

英国和日本的历史因缘

(1939 年 7 月 3 日)	(198)
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	
——美国独立战争 163 周年纪念	
(1939 年 7 月 4 日)	(202)
欧洲向着新慕尼黑前进	
(1939 年 7 月 9 日)	(206)
是谁打进马德里的?	
——纪念西班牙战争三周年	
(1939 年 7 月 10 日)	(209)
150 年来争民主的浪潮	
(1939 年 7 月 14 日)	(218)
不让他通过!	
——纪念西班牙战争三周年	
(1939 年 7 月 18 日)	(223)
有田——克莱琪协定	
(1939 年 7 月 25 日)	(228)
给英国人民	
(1939 年 7 月 27 日)	(231)
八月危机	
(1939 年 7 月 30 日)	(235)
欧战 25 周年	
(1939 年 8 月 1 日)	(240)
等待暴风	
(1939 年 8 月 3 日)	(245)
英苏谈判的危机	
(1939 年 8 月 10 日)	(249)
战争与和平	